

聚焦文学新力量

做这个时代的“寄物居”

□李墨波

王芸的小说创作,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姿态,扎实而沉稳,同时又具有女性特有的灵动、圆润和细腻。女性身份带给王芸一种观察的角度和立场,使她对生活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细致的体察之心,使得她的目光能够抵达那些无人问津的角落,审视习焉不察的瞬间,能够看到社会中被冷落和遗忘的人群,打捞起那些动人的人性细节。女性的细腻又让她对于急剧变化的时代有一种独到的感受,这表现在她对于逝去事物的惆怅,这种惆怅既有对于时代变化的无力感,也有对时代的反思和追问。

相较于外部世界的飞速变化,人的内在情感和心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这就导致了内心世界同外部社会的错位和扭曲,也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隐痛。某种意义上,文学是安放和寄存人们内心情感的容器,那些被时代用落的生命体验,被文学捡拾其中,留下一些记忆,凭吊一些过往,让人们的心灵在巨大的变化中得到缓冲,让人们的情感在千帆竞过的时代中有所停靠。

对逝去时光的眷恋

在王芸的小说中,对于逝去的事物、回不去的故乡,常常充满深深的惆怅和眷恋,她的小说反复述说的一个主题,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守。比如小说《铸剑》,表现出对即将失传的古老铸剑工艺的忧虑;《雕树古树》写但老汉对一棵古树的守护;《龙头龙尾》写一个村子的人在春节时回归老村,重新按照古老的习俗舞起“板凳龙”;《对花》更是体现了几代戏曲人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守护。王芸的作品中充满这样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符号,比如戏曲艺术,比如古老的雉戏,比如架花、板凳龙、跳和合等乡村的古老习俗,这些符号成为她小说的一个重要意象,也成为她结构自己小说的起点和支点。这些符号是当下和历史的一种连接,通过这些符号,王芸试图表达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时代况味,呈现出新时代和旧时光之间的对抗,以及人们在这种新旧交替之间的情感上的痛苦和纠结。通过这些符号,王芸表达出她对当下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思考。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精神世界、伦理价值,都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王芸的小说就恰恰聚焦在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矛盾上。面对这些冲突,王芸并不是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予以辩证的思考,传达出一种丰富复杂的情绪,这其中既有坚守和回望,也有传承和发展。

小说《寄》里面的“寄物居”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所谓“寄物居”,就是人们把平时没用但又舍不得扔掉的旧物寄存的一个地方,我们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体验,很多旧物已经用不上了,但又舍不得扔,因为它们记录了我们的生命经历,携带着我们的情感。在这个快速行进的时代,面临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有一些情感和记忆是我们不愿丢弃的,需要把它们寄存在一个地方,王芸的小说创作就充当了这样的“寄物居”,把行将消失的传统和情感,放在小说中寄存起来。

对“失败者”的观照

王芸的小说充满对边缘人、失意者、“失败者”群体的观照和关怀。正如“寄物居”收留流浪汉一样,她的小说创作也是收留失败者的“寄物居”。在她的很多小说里都有失败者的形象,比如《控》表现了住在一栋楼里有不同故事的社会边缘人,《羽毛》写了一群受过生活重创的女人,《寻找马耳他狗》写一个初到城市的小保姆的辛酸,《寄》中的“寄物居”干脆就是专门收留那些流浪汉的。这些人应该是社会中最边缘、最失落、最失败的一群人,王芸都会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悲悯和体恤,去观照他们的灵魂。这种关怀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一种理解和共情。王芸深爱她笔下的每个人物,不论他们具有怎样的身份、怎样的地位、怎样的故事。在《与孔雀说话》中,对于一个出狱的贪官,王芸都同样报以深沉的关怀的目光,在王芸眼中,每个人都具有人的最基本的尊严,他们个体的遭际和境遇都值得同情和书写。

无论是回望的姿态,还是对失败者的观照,实际上体现的都是文学的悲悯精神和人文关怀,就是用文学的慢去对抗社会变化的快,用文学的人文关怀去对抗社会的丛林法则,在成功和失败这样的二元价值之外,重新开辟出一种价值维度,来收留和容纳那些失败的人。这也是王芸的文学创作在当下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

对女性深入的描摹和书写

在王芸的文学创作中,女性题材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她的《羽毛》《对花》等作品更是呈现了女性的群像,对于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命运有较为深入的思考。《羽毛》是一篇构思巧妙的小説,表现的是几个女人的群像,她们都有不同的创伤,聚在一起彼此取暖,小说中写到一种类似杂



无论是回望的姿态,还是对失败者的观照,实际上体现的都是文学的悲悯精神和人文关怀,就是用文学的慢去对抗社会变化的快,用文学的人文关怀去对抗社会的丛林法则,在成功和失败这样的二元价值之外,重新开辟出一种价值维度,来收留和容纳那些失败的人。

技的平衡术:支点一边是十几根叠加的树枝,另一边是一根很轻的羽毛,维持平衡的就是这一根羽毛的重量,要想维持平衡,需要高超的技艺。关一芹苦练这种技艺,只是为了让智障儿子开心。对于其他人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关一芹这样遭受生活挫折的人来说则是无比艰难,一根羽毛在她们身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量。宋羽是这群女人的组织者,支撑宋羽活下去的是他失踪男朋友的消息,而她男朋友的身上也纹着一根羽毛。一根羽毛可以支撑人活下去,一根羽毛也足以把人压垮。

羽毛是非常美的意象,实际上也是关于女性的一个意象,她们可以很轻,但她们同时又具有举足轻重的重量,占据支点的一端,维持着一种平衡。这个意象充满辩证的味道,写出了生活的轻与重,也写出了女性的轻与重。这个羽毛也可以解读为,面对人生的困境,要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它的难度不亚于这个平衡术,需要的是女性细腻而又坚韧的内心。

《对花》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结构设置精巧,通过两条人物线,表现了三代女性对戏曲艺术的坚守和传承。这部小说的主题是表现戏曲艺术,同时呈现了一个女性的群体:苏媛芬和她的女儿栾之凤,陈小娣和她的女儿陈子湄,以及筱团长、杨菊花等等,这些女性具有多重身份,有母亲和女儿,有恋人和妻子,有师徒和朋友,也有竞争对手等等。小说不止

是写单一维度的女性,而是把女性的不同侧面诠释得很充分,同时对女性整体的命运有所思考。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坚韧顽强,她们面对生活、命运,都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并且具有一种抗争精神,是对于自身命运的抗争,同时也是对女性身份遭受不公的抗争。

《对花》在艺术上还有值得打磨的地方。相对于中篇小说《大戏》,《对花》给人一种匆忙的感觉,叙事速度过快。这部小说20多万字,但是内容容量却很大,导致了小说的叙事速度非常快,而且越到后面越快。速度快的好处是可以快速地勾勒出时代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浮沉,但是这种粗线条的快速的勾勒,所带来的可能是人物面目的模糊,让人觉得很多人物和场景没有写透,匆匆一笔带过。

长篇小说的格局和容量可以很大,但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所以在确定了小说的主线之后,在选材上应该有所取舍,挑选一些典型性的片段和瞬间写透了,历史的厚重感自然就会出来,而并不需要像大事年表一件事无巨细地都表达。要能快得起来,也要能慢得下来。既要能铺展开,又要懂得留白,而不是像撒胡椒粉似的平均用力。

《对花》在主题的挖掘上还可以更加深入。不仅要写出戏剧对于个人的外部命运的改变,同时也要写出人面对戏曲艺术所产生的人性深处的异化,这种异化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东西,都可以写。

■评 论

远古神话的魅力

——以“红衣妖女”、“莱茵魔女”和“巫山神女”为例 □桑永海

当我们把喜欢的一些中外神话传说进行比较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神话传说的结构、情节、题旨、人物形象和它的产生,具有较为明显的相类似的地方。难道说数千年前以至万年之前人类不同的族群之间的文化,就出现过相互交流和模仿的现象吗?为何神话传说魅力之树长青?且以中外几个著名的神话传说为例。

去年六月的一天,挪威下着小雨,我们乘渡轮游历了世界第一的松恩大峡湾。想不到,在迷人的自然山水间,竟然欣赏了一个红衣妖女的远古神话传说。几道汹涌的瀑布在两座夹峙的山崖阶梯上,连折五六叠,最终汇聚到一起,怒吼而来。此时,一缕清晰的歌声从天空传来,猛然发现,在大瀑布的右侧,一个高高悬崖上,几株绿树之间,出现一个红衣的身影!她且歌且舞,长长的白色秀发随风飘起,横在空中——这是个山林中的妖女吧?欧州神话中常出现的。那歌声哀婉凄切忧伤,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哽咽顿挫,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听说妖女叫胡德拉,为了爱情和自由,隐身到山林中来。我望着连绵的山野和无尽的瀑水,觉得只有这样的山水森林峡谷,才会养育这样的红衣妖女。

类似红衣妖女的故事,不仅挪威有,德国和中国不是也都有吗?

德国莱茵河边,一个山岩上,传说有个美丽的魔女,一边用金色的梳子梳理长长的秀发,一边在山崖上唱出勾人魂魄的歌声,莱茵河上的船夫听得入迷,忘记划船了,有的甚至葬身鱼腹。直到现在,莱茵河边的那个山岩也是世界各国游人神往的景点。浪漫主义诗人海涅根据传说写下了传世经典《罗蕾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心中这样悲哀/一个古代的神话/我总是不能忘怀。”(冯至译)

咱们中国有个巫山神女,几千年更是家喻户晓。2300年前,楚国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留下了“巫山神女枉断肠”的传说故事,凄婉哀婉缠绵,那么有人情味!上世纪80年代,我两次过长江三峡,都伫立船头凝视望兀立蓝天的神女峰,一个小小纤弱的人形,秀出天外,

■创作谈

每一个写作者都想找到一条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创作路径。但经过了那么漫长的书写史,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要找到真正新异的路径很难,因而这条路走起来并不是那么笃定,需要外在与内在力量的支撑。一度想做服装设计师,用布料、针线、珠串来实现无数种可能,命运却将我送上了此在的道路。初写散文,后写小说,而今左手小说右手散文,散文偏于感性,小说更趋理性,并让我走向宽容。写作于我,就像上天赐予的一件铠甲,让敏感不至于一无是处,让脆弱也可以转化为坚强,让狭窄的笔尖可以触及辽阔的世间相,让简单的文字可以映现复杂的世道人心。

近年我将创作视线聚焦在传统文化领域,写过一系列荆楚历史文化散文《穿越历史的楚风》,小说《对花》《龙头龙尾》《红袍甲》《非家冢》《铸剑》《雀替》《心祠》《护城河边的旋转木马》《木沉香》等篇中的人物、情节、场域和文本中的艺术况味都浸润有传统文化元素。我尝试以小说来探讨传统文化的兴衰承继,呈现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从这一视角切入,来写社会转型期世人的微妙心态与精神处境,探讨当代人精神和生活的内在依据。

另一方面,我写芸芸众生,写那些承受着生活与精神重压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结结实实过着自己的人生,有着复杂的情感诉求、心理需要和生活欲望,有着真实的疑难、忧喜、犹豫、隐忍、愤怒、悲伤。凑近去看,哪个人的一生不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个人史?小说《寄》《羽毛》《控》《黑色的蚯蚓》《与孔雀说话》《度今度今》《第六指》《T字路口》……我用文字为一个个人物勾形、塑神,让世人听到他们压抑在胸腔里的悲泣或啸叫。某一时刻,他或者她就是“我”,过去、现在或未来时态的“我”。写作中,我曾为谁或谁的遭际眼眶潮热,喉头发紧,流下过泪水。但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冷靜的书写者,以理性把控叙事的节奏与走向,笔调舒缓、内敛,我总觉得那些在文字搭建的文本空间深处涌动的暗流,并不比文字本身的冲击力量更小。

我曾是一个媒体人,做过报社副刊编辑和新闻编辑,这让我的写作或多或少带有媒体人的特点,也因此,我时常提醒自己保持警惕。我们身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观念在世相的表层之下冲撞、抵牾、对决,有时候新闻事件甚至比小说的虚构情节更为离奇、庞杂,让人头晕目眩,猝不及防。如果文学作品只停留于捕捉复杂的世相,那还只是肤浅地表现和诠释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写小说让我变得宽容,因为尝试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也就看到了“我”之外的他世界与他心。写小说让我变得慎言,不轻易对他人的言行“发言”,因为你不清楚他遭遇了什么,面对着什么;也不再轻率地对某一社会热点事件匆促“发言”,真相往往在地面之下,可能埋藏极深,而我们的“发言”可能仅仅是关乎表象的,是基于我们所能“看见”的部分,根本未触及或逼近真相,而带有我们自身识见、角度、阅历的局限。

在纷乱的世相之下,一定存在着渊深的潜流,是它们改变、造就、控制着地表的种种现象。我觉得文学要探究和表现的是这一部分。它考验的是写作者的眼力,具有穿透力的“眼力”;是识见,拨开迷雾看到本质的“识见”;是思考力,深刻的富有洞见的“思考力”。

在中篇小说新作《寄》中,我虚构了一个“寄物居”。它是一个存放旧物的仓库,是一个容留流浪者的免费住宿地,也是一个理想意义的壳,彰显着小说中的韩老师关于天地人伦的朴素的理解,它容纳人们对旧物的情感,对尘世的眷恋、牵系,让人们回望时不至于心空失落,让人们前行时身后尚有依傍,去实现非常有限,却并非毫无意义的安放。那里也寄放有我,一个写作者关于身心安放的冀望。

■第一感受

壮怀激烈 感人至深

——读吴传玖诗集《戍边长歌》 □晓 雪

我第一次见到吴传玖是1985年春天,当时我率云南作家访问团去滇南边境慰问参加自卫反击战的部队,他是成都军区守备一师第一团的政委,年轻英俊、热情健谈,一路陪我们登者阴山,钻猫耳洞,参观狮子山山顶哨所,瞻仰栗粟烈士陵园。我为他管辖的部队写了两幅毛笔字:“祖国的光荣,时代的骄傲”;“战士的心灵最美好,战士的青春最壮丽”。为他主持创立的热血地《耆阴报》题了两句话:“赤胆忠心筑钢铁长城,青春热血写壮丽诗篇”。

从那次交谈我就得知,他1970年毕业于后分配到部队,先当军医,后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他从小爱好文学,1978年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写散文、小说,也写诗、评论和报告文学,是一位兴趣广泛、富有才华的部队作家。调到滇南部队之前,他已在滇西的迪庆边防部队以及丽江边防军分区、怒江边防军分区部队工作了10年。后来,他又从地处南疆前线的文山边防军分区政委的岗位上调任西藏军区政委,成为驻守在世界屋脊上的少将。从普通的军医到将军,吴传玖近半世纪的军旅生涯,一直战斗在祖国西南边疆最艰苦的戍边阵地上,从梅里雪山、玉龙雪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到喜马拉雅山,从迪庆高原、丽江古城、怒江峡谷、南疆前哨到雅鲁藏布江两岸的冰山雪海,到处都留下他顽强拼搏的身影和艰苦跋涉的足迹。我不知道在中国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还有哪一位诗人有吴传玖这样艰苦曲折、丰富多彩、长期戍边的经历。所以,当我读到《戍边长歌》这部诗集的时候,我感到格外亲切和激动。

吴传玖最先引起注意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书是《鲁迅诗释读》。他对于鲁迅诗歌的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准确阐释和独到感悟,表明他是恭恭敬敬地把鲁迅作为文学导师和学习榜样的。我们从他的诗集《生命与思想》《戍边长歌》中,都可以看到鲁迅精神的影响和鲁迅风骨的闪光。他像鲁迅一样,“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豪情满怀地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真善美;也像鲁迅一样,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横眉冷对千夫指”,毫不留情地揭露罪恶,鞭挞丑恶。

是一场发生在南疆边境的战争,把他推到了“战地诗人的行列”,是40多年艰苦戍边生涯的反复磨炼,使他真正认识和感悟到自己身在其中的这支人民军队的伟大坚强,英雄气概和无敌力量,于是他的“血管里响着马路的声音”,他胸中“激荡起/雅鲁藏布奔腾不息的/滚滚波涛/喜马拉雅雄浑而深沉的/回声”,激荡起“如长江黄河一般/奔腾不息的/诗情”,他在“爬冰卧雪的阵地上/在冰封雪裹的哨所旁”,“在一切人逃窜至的地方/留下了一串串诗行”。在他的笔下,祖国边疆英勇无畏的边防军人,“就像一尊尊/无名的钢铁般的雕塑/用生命的鲜活和生动/铸造着高原世纪的辉煌/在他们的血管里涌动着远比常人多得多的/忠诚和信念”,“海拔越高/生命和生存的价值越高……/正因为有了/这高高的海拔/才有了边防军人们/傲视苍穹/顶天立地/生生不息/英雄慷慨的生命……”

吴传玖不但能以“巨力摩天”般的雄大气魄,激情澎湃地写《戍边长歌》《一面旗帜、一种精神》《党旗礼赞》《写给我亲爱的祖国》《岁月如歌》《日子把爱,打磨成金子般的记忆》这样篇幅较长的诗篇,也善于以“金针刺秀”般的细腻笔触,富有哲理地写耐人寻味的精美短诗。诗集的第二部分,关于“自然、生命、风雨、爱情中的作品就大多是小巧玲珑的短诗。如《雨》《吻》《相思》《平衡》《寻找》《句号》《岁月》《脚印》《老家》《中国梦》《站立》《暮色》《生态》《露珠说……》等等。“露珠说 我/只要 能/在阳光下 袒露/心迹就会/瞬间消失 我也/知足了……”短短几句,却凝聚了诗人的人生感悟,耐人寻味。

吴传玖在《关于诗歌写作的一点认识》中说:“诗歌应该面向时代,走向大众,知味民间,应该具有崇高的诗理想和责任担当。只是自以为是、自娱自乐的所谓贵族化、精英化、小众化、圈子化的写作是没有生命力的。故弄玄虚、古灵精怪,把腐朽当神奇,更是不可取的。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都是浩然大气,有大爱的,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必须让人读懂。”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诗正是他的诗歌主张的艺术体现。